

读书之趣

如果你跟我一样早年看金庸,你一定会知道宝文堂版本——当年最好的盗版。每隔三四年,都会再炒金庸。相当于每过几年,去看心理医生,以求健康——心理健康如今可伶到捏到纸质书才踏实。跟孩子讲,如果一本书确认为好书,那么最好就是翻来覆去地读,将它读薄,会渗入骨髓,沁入心脾,形成你的明确调性。话说出去了,只能推荐给他很多书,什么《约翰克里斯朵夫》啦,什么《德拉克罗瓦日记》啦,什么《塔木德》啦……与此同时,也没好意思跟他讲这些书我都没读完。博览群书并且记得住里头的字句,那是天才或者专业文艺工作者的事儿,理智告诉我们要牢牢清楚我们是平凡的人,浑浑噩噩同时能记得住一两本书,背熟里头的的话以后能够吹吹牛,就足够了。读金庸,最爱的还是《倚天屠龙记》《天龙八部》和《鹿鼎记》。拿起来就放不下手,这文字间的馥郁芬芳和体面的躲藏,人间哪得几回闻。看进去的时候,有一种惶恐就会产生:寡淡人生的映衬下,这些书看完了该咋办?后来李宗盛云里雾里唱出来,但音乐会会有一个局限,就是情绪的逻辑太过规整,顺着这个逻辑,忽然间你就发现被带歪,而你跟她,万千不能说的,就这样轻轻地被说出来——大部分都是这样,说多了,怕辜负,说少了,怕辜负。最近又看倚天屠龙,第一册将尽,素素遇见翠山,此后到王盘山,

总觉得金庸就已经把所有旖旎写尽,六和塔下,钱塘风雨,真当是浊世清真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用常金鹏和白龟寿姿势,昆仑派年轻高手作辅,谢逊作引,终成姻缘,此间更有素素唱《山坡羊》过渡,每次看这些段,翻书的时候手指都不舍得碰文字一下,生怕沾染了这份干干净净。《山坡羊》是我至今读到过最酣畅淋漓的元人词调。这是金庸文字最珍贵之一。有些文字是激烈的,跳目十行依然不忍再睹,有些文字是委屈的,有些文字是清冽的,即将看到的时候,你甚至会想着去洗把脸再去读。不晓得老爷子写这些的时候心里想着谁,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影像在指引,如同李宗盛写歌,每次都借着天崩地裂的爱情,连神仙都信了——民国的文艺家们更是如此,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信看得人鸡皮疙瘩四起,像煮沸的开水,旋即冷却,生冷得不近人情——李叔同出家后,原配领着一儿一女寺庙前磕头长跪几个时辰,法师还是不愿出来见一面。后来日本妻子再来,还是不见,托何为为爱,答曰慈悲,雪子就问:你对世人慈悲,为何独对我残忍?说起来有些不敬——但有一天我傍晚回家,打扑克斗地主输得倒台,小区里暮色下,雀鸟在小树林里争嚷,不晓得这算不算悲欣交集……相对而言,《倚天屠龙记》可以

算是最完美的成人童话——因为张无忌足够普通,硬生生加上了那么多幸运:父母名门望族,外公白眉鹰王,义父金毛狮王,太公三丰真人,美人胚子周芷若长大后还记着小时候些许事儿……所有的幸运都加在张无忌身上,让他常常喘不过气来。我猜张无忌心底里想要过的,就是土财主的小日子,不问天下事,归作田舍郎。说起来,价值观跟俺还有点接近呢。但是不行啊,谁让他是主角,陈佩斯讲主角就要有主角的样子。金庸写他的时候,是不是用上了自己的心思,我不晓得,但张无忌最令人动容的时刻,第一是爱上朱九真,第二听小昭唱歌,第三对着周芷若说没有赵敏我就活不下去——都是被逼得没办法的时候。殷素素抱着他自杀的时候,他还太小,不能体会命运沉重的教训,就像谢逊在冰火岛上教他的口诀,要用很长一阵子,反鸟敌逐渐体会。《天龙八部》太沉重,《鹿鼎记》是沉重之上演化出来的戏谑,读着都让人警醒,而警醒又有什么用处,成年人最大的问题,就是明知知道所有的问题,同时也知道自己做不到——这种无力感催促着我们去寻找童话。所以《倚天屠龙记》是最好的慰藉,因为张无忌所有的缺陷,都精准指定住那些无奈的,乏力的,停车场熄火之后,沉默十分钟拉开车门上楼的现代人。说起来,也得亏有个赵敏,敏

敏穆特,草原血脉让她不管不顾。在亳州教主大婚的时候,范遥跟她讲郡主,世上不如意十有八九,何必勉强的时候,她说:我偏要勉强!关于这句话,后来我找到了一个精准的描述:当你老老实实顺着斑马线过十字路口的时候,被一架潜水艇拦腰击中。这个叙述方式让我如此着迷,以至于目前为止我都没能找到更好的形容词。世上很多事,其实不勉强,也就这样过去了。至多在临终前床上迷离想想,威廉华莱士说:你不要拿来换回去冲杀一场的机会?笑着去死。心里说,哪有那么多机会呀,呵呵一笑,然后就死了。所以剩下的都是童话,到了第三册,张无忌神功大成,大杀四方,被逼成为明教教主后,遇到赵敏,从此之后,他的纠结和无奈,就在全书中不断呈现,如果没有赵敏,这个连金庸都不能做主的性格最终会让这部书成为死局——托尔斯泰讲过,我也不想让安娜·卡列尼娜死去,但是我实在已经没有办法了。幸好有赵敏,幸好有她在亳州城面对天下英雄,面对张三丰手书的佳儿佳妇,这个蒙古女子大不违地说:“我偏要勉强”。所以赵敏是张无忌——或者是你,最好的童话。以至于我看到第三册,就没信心什么继续阅读,生怕她不是真的。

故园风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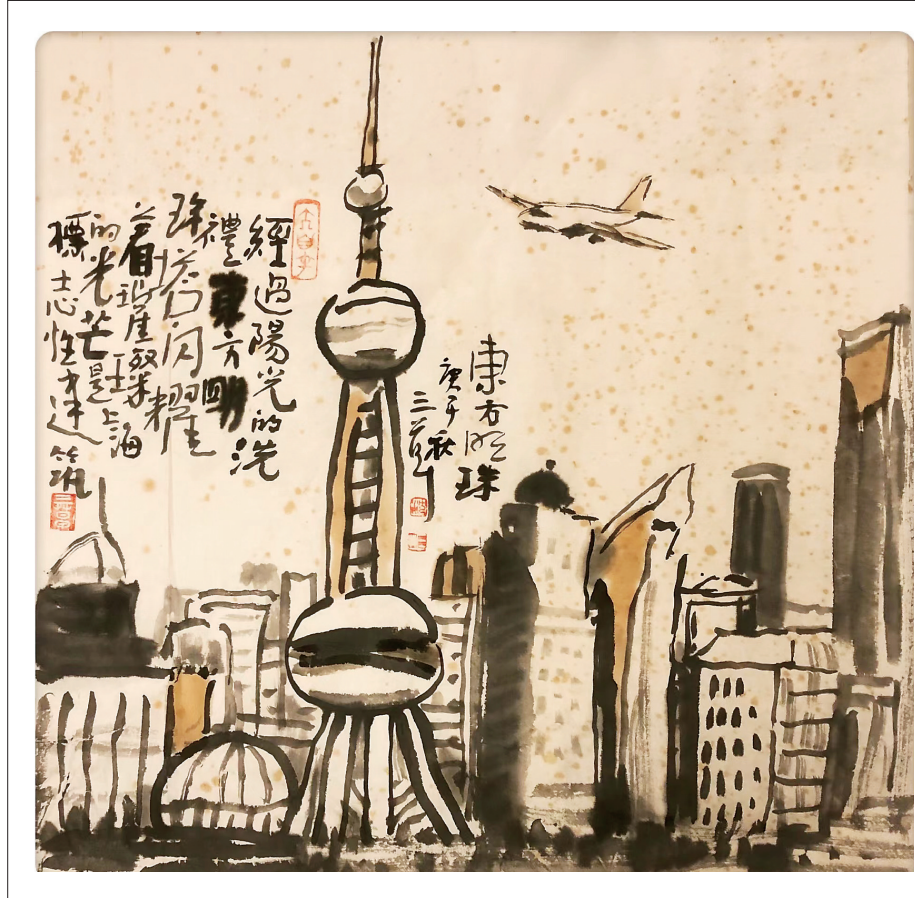
梦回故乡

章海霞 (梦想日进斗才的山姑娘)

我经常在睡梦中回到故乡。梦见的,都是故乡的旧时光。儿时伙伴从我家后院的菜地里蹦蹦跳跳下来约我去上学;邻里大嫂在山溪里洗着衣服陪着家常;甚至那些已作古的老人,也在我的梦里活过来。但是,关于故乡的梦境,我都是惆怅、失落的,总会有眼前的闹腾即将结束的寂寥感。我甚至曾在梦里大哭,悲伤自己再也回不到从前。我的故乡孔丘,与孔老夫子同名,富有文化气息。故乡离我现在居住的临海府城仅有27公里,自驾车50分钟就到了。自从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古村落,迅速在驴友圈中传扬,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慕名而来的客人。他们行走在卵石铺成的村道小巷,欣赏这个幽静山村保存完好的四合院,游览“龙潭飞瀑”“蓝田夕照”等孔丘自然八景,寻觅小山村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。但是,除了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孔丘人,他们难以体会到小山村曾经蕴藏着的无穷乐趣。三十多年前,故乡的春天,总被村头那满山坡的梨花唤醒。从村东口的路廊开始,一直到邻近的石罗自然村,阡陌之间,成片的梨花,或素雅带雨,恰犹雪浪,银光闪闪;或逢暖阳,迎风轻摇,宛若玉女翩翩起舞,令人心旷神怡,内心感到无比的温馨。这温馨,犹如母亲温柔、慈爱的面容,等待着游子的归来。特别是读初中的我,周六离校回家,远远看到漫山的梨花,仿佛时光凝固。置身其中,细细地体味春天的气息,似乎进入了梦幻仙境。春天的故乡,还生长许多我们当地人叫“红妞”的野草莓,田间地头打猪草时经常会“艳遇”到它们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这些美味“零食”,令我们这些贪嘴小孩对打猪草这种农活乐此不疲。当夏日悄然来临时,藜草散发着清香,夹杂着泥土味,被乡亲们从田里割下,捆着肩负进村。院前屋后,路上场上,凡是阳光能照到的空地,都厚厚地铺了一层藜草。在炎炎烈日的照耀下,很快地干枯。顽皮的我,爱赤脚偷偷踩上去,脚底滑滑软软、麻麻痒痒的,让我无比享受。当被主人发现,叫唤着别踩时,我像是捡了个“大便宜”,开心地满地跑开。有时午后,蹑手蹑脚躲过睡午觉的父亲,溜出自家四合院的台门,然后撒欢似地往离家只有几步之遥的溪坑里跑。溪上那座古老的石拱桥,护我一片清凉。我不亦乐乎地在桥下淌着溪水,翻着小石头,嘴里念念有词:“蟹!蟹!一块石头一只蟹!”当看到小石头底下有一只螃蟹时,那种快乐无以言表,赶紧地一掌扑下去,然后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,小心翼翼地拈起,把它放进裤脚口袋里藏好,接着信心满满地继续翻石块。印象深刻的一次,我在石块下翻到一只小青蛙,然后没看清误以为是螃蟹,一掌扑下去,感觉手心软乎乎的,放手一看是青蛙,吓个半死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害怕青蛙,它既不咬人又没毒,但就是莫名的害怕,也许是它的长相太诡异了吧。到了初秋,田里的茭白已经肥美,但是吸引我的不是茭白,而是田里静静躺着的田螺与一听声响就一头钻进土里的泥鳅。看到田螺,可以毫不费力地捡起来放进随身带的水桶里,捉泥鳅那可得有窍门,你得蹑手蹑脚地靠近它,然后悄悄地用两只手掏起,掏起后还得迅速捂住,不然,它身子一弹,就重回田里,迅速地消失在泥土底下。中秋,满山的梨子成熟了,沉甸甸地挂在枝头。这满山的梨子是村集体的,如果偷摘,要在村里罚放映电影。这时候,我们小孩子盼着刮风、下大雨,那样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提着盛满的篮子到树下捡梨大饱口福。霜降过后,就可以挖番薯了。故乡多的是山地,番薯是乡亲们的主粮,家家户至少能收获几十担。故乡的好山好水养育出的番薯特别甜、特别香。那时候就两个品种:“红心番薯”和“罗丝光”,收获回来的番薯,有的人家藏进山洞,来年开春还可以吃到新鲜的番薯;有的人家就简单的用干稻草盖着,免得寒冬时冻坏。我们每天用柴火煮一大锅,自己拣好的吃,余下给家里养的猪吃。还有,将“红心番薯”磨碎,沥成山粉,做成豆腐。“罗丝光”熬煮成番薯糖浆,与炒米一起拌和,做成炒米糖;或削皮、刨丝,晒干储藏,日暮煮成番薯干汤,当作主餐,甜滋滋的。那时谷粮少,多吃番薯干汤,填饱肚子。若刨丝、水煮、再晒干,经铁砂翻炒就成了过年时招待客人的美味零食“番薯金枣”。

成人童话

(闲杀人等怀念金庸) 大卫



走马观画

绘上海

沈三草 绘

台州画家沈三草,现居上海,他常用画笔,描绘上海的城市风貌。三草的画,重在笔墨美感的突显与展示。在师法古人的同时,也追求现代美感。在他笔下,外滩、城隍庙、东方明珠塔、石库门等,简洁、概括、精炼、含蓄,富有文化韵味。

——编者絮语

艺文杂志

天高云淡,桂花飘香。在三门湾的出海口,有一个花鼓漫岛,岛上的涛头村,被称为中国唯一的“海上畲乡”,这令我颇感兴趣。在我的认知里,浙江畲族聚居在浙南大山里的景宁为多,故而,景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畲族自治县。善于农耕的畲族,怎么从大山里跑到离大海最近的三门涛头村?他们在这里如何与当地汉族打成一片?当我们走进镶嵌在万亩海塘中的涛头村,那带着泥土芬芳和海洋风味的故事,如鲜虾跳跃,生动而鲜活。花鼓漫岛状如船形,船头朝向大海,仿佛迎风破浪启航欲驰。秋日里的花鼓漫岛,阡陌纵横,海塘水田倒映着蓝天白云,宁静而远的海韵,跃然而出,别有一番世外桃源的意境。村支书林后宜领着我们来到布置一新的涛头村文化礼堂,他是一位有如山东大汉的身材和帅气脸庞的中年人,他在一张张村史展板前,向我们一一展开我想了解的谜底。300年前,花鼓漫岛长满野桃,每到春暖花开时节,岛上桃花盛开,映红了海天一角,让渔民们分不清是朝霞,还是绝色桃花。此后,陆续有汉族的王姓、杨姓、林姓百姓来到岛上垦荒落户。涛头村的畲族雷姓祖先来自临海白水洋村,兄弟俩在三门各地几经迁徙,最后于1914年迁到花鼓漫岛涛头村定居生活。他们不断地举家迁徙,有一个目的是肯定的,这就是为了更好地生存、生活。穷则思变,是中国人的生存哲

学,畲族的雷姓兄弟也无例外地运用了这一哲学。兄弟俩不断迁徙,不畏艰苦的开拓精神,令人敬佩。自此百余年来,畲族兄弟雷姓一族和王、杨、林三个汉族民族一起,在岛上垦荒耕作,以种水稻、植棉花、栽橘子等农作物为主,承袭农耕文明刀耕火种的传统,享受农耕自给自足的田园诗意。在沿海定居,每年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台风自然灾害的侵蚀。不得不说沿海居民防台抗灾是海洋文化不可或缺的书写篇章。涛头村百姓像沿海百姓一样,在防台抗灾中,求生存求发展的故事令人动容。涛头村畲族村民雷华米说起1997年8月18日的11号特大台风,还心有余悸。那一年,他才14岁。18日夜,狂风呼啸如鬼哭狼嚎,暴雨如注似万龙喷水。20时许,东边海塘坝方向突然响起激烈的鞭炮声。雷华米只听父亲紧张地跟他说,不好,海水要倒灌进来了,快往小涛山上跑。每当台风来临,村里都组织村民在海岸的海塘坝上巡逻,一旦发现海水超过警戒线,便以鸣鞭炮为号,通知村民紧急往山上撤离。“9711”号台风,风、雨、潮“三碰头”,风力大、雨量大,水位高、潮位高,其严重情况为历史上所罕见。雷华米随着父母冒雨跑到半山腰,便发现海水已快速冲进了村里。这个百年不遇的台风灾害,迫使花鼓漫岛在汪洋中“沉没”。台风过后,花鼓漫岛经过40多天的海

水浸淫,才挣脱出来。雷华米记得当时各级政府官员和专家上岛来调研灾后重建,他听大人们说,有的专家考虑到田地被海水浸泡时间长、盐碱度高,三年内无法耕种,建议岛上居民搬迁。但岛上百姓故土难离。痛定思痛,穷则思变,村民思考如何把已无法耕种的田地,从劣势转变为优势?大家寻思顺势而为,把海水浸泡过的田地,挖泥筑塘开展渔业养殖,从农业生产转向渔业生产。但也有不少村民担忧:“海水里的鱼,娘肚里的儿”,渔业养殖风险大。时任涛头村委会主任的王书明,极力主张把农业种植业,改为渔业养殖业。这种“种”改“养”的生产方式的转变,无疑是涛头村汉族和畲族百姓一次思想观念的彻底革命。他们以当年祖先上岛开拓家园的精神气概,从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,彻底改变为渔耕牧海的生产方式。大家抱团取暖,按下红手印,各家各户以土地入股,由村里成立渔业公司,集体发展海水养殖业。昔日的稻田、棉田、橘园,成为满满海水的鱼塘,血蛤、青蟹、小白虾、蛏子等小海鲜成为村民们的新宠。到了2012年,涛头村全村实现了年总产值1亿元,村集体收入1千万元,村民人均收入1万美元。这“三个1”,足以让涛头村民感到自豪和骄傲。被台风横扫得一无二白的涛头村,一跃成为富裕村。如果说人性中具有穷则勇于思变的美好品质,那么富而善于思进,更是人性

中十分可贵的精神品质。从2014年开始担任涛头村支书的林后宜,面对富裕起来的涛头村,毫不放松继续奋斗的拼劲,他带领村“两委”班子和村民,扩大深化海水养殖业,吸引了许多外出的青壮年回村搞养殖。畲族村民雷华米就是其中的一个,他一直住在三门县城开超市,五年前和妻子一起回村养殖小海鲜20多亩,产销两旺。2020年10月,他还被村民选为村委会委员,带领大家一起养殖致富。现在,涛头村180多名畲族百姓和汉族各民族的村民和谐相处,有许多汉族姑娘嫁给了畲族的小伙子,大家在这美丽的海岛上恩恩爱爱地生活,谱写了各民族大团结的和合发展之歌。我站在小涛山麓,放眼一面面如镜的海塘,以及被海塘围护的村庄,不经感慨万千:花鼓漫岛这个新生的小渔村,竟然被农业农村部评为“全国一村一品(青蟹)示范村”,还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评为“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”,这些国家级荣誉,是在百年不遇的台风灾害后凤凰涅槃中获得的。如果中国沿海万个村镇,在每年不可避免的台风灾害面前,能够像涛头村一样穷则思变自强不息,富而思进勇立潮头,那么不但能把台风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的程度,而且还能闯出一条新的发展之路。海上畲乡涛头行,让我喜爱上花鼓漫岛。我想,找一个机会再登此岛,品尝这里的小海鲜,观赏这里具有海鲜味的独特畲族文化,那一定无比享受!

海上畲乡涛头行

(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 陆原

故乡的春夏秋冬,有着不同的山野情趣和民俗乐事,承载着厚重的乡土文化、艺术、民俗价值。但是,它就像中国许许多多的山村,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没落。市场经济的繁荣,吸引着乡亲们往城市迁徙。我的故乡,能否逃脱最终消失的命运?曾经的美好,早已刻进了我的记忆里。